

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

王大米 2020-03-03
21:44

这段时间积累了很多书想看，非虚构类的书单加得满满，迫切想要在当下找到一些合适的词汇和思想去形容和思考。但仍旧想把手头的《日瓦戈医生》看完。小说于1942年-1950年陆续写就，因客观记录了人民运动、十月革命、苏联政治等话题被当局禁止公开。战争题材的故事，其中的非常态与颠覆，像极了当下。

“我们正走向疯狂，现代形式的疯狂正像传染病一样传开。”

“所有的习俗和传统，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家庭和秩序有关的一切，都在大动乱和重建中化为尘土了。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已被破坏，已被弄糟了。所剩下的只是剥到无可再剥的赤裸裸的人类灵魂，只有灵魂还没改变，因为它总是寒冷的、战栗着挨向离它最近的、像它一样寒冷寂寞的邻居。”

“我认为一个人总不免要为这些事付出代价。你必然比我记得更清楚，分崩是如何开始的，一切如何突然崩解于一旦——城市的列车和事物、家庭基础以及道德标准……”

“有些事不对劲了。不再像我们往常所看到的那样自然、未经琢磨，我们开始白痴般彼此卖弄。某种虚有其表的、人为的、强迫的东西潜入了我们的谈话——你觉得必须多少懂得一些关于世界存亡的话题。”

“儿童比较诚实，他们不怕事实。可是，我们就比较害怕见到时代背后的东西，因此我们准备出卖我们所珍爱的东西，称赞惹我们厌恶的东西，肯定我们不了解的东西。”

“你和我，似乎我们两人在天堂只学会了接吻，然后就一块被送到地上，看看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学的东西。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和谐——没有边际，没有等级，一切事物的价值相等，一切都是欢乐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。不过，在这种时时刻刻等着我们的狂野的温情中，有些东西是幼稚的，不受羁束的，不负责任的。”

“这是一种疾病，时代的革命狂，内心想的是一回事，言谈举止又是一回事。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干净的。人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有罪，自己是一个秘密罪犯，一个逍遥法外的骗子。一点点借口就足以幻想出一套东西做出不可收拾的自我煎熬。在狂想的推动下，人们对自己做出不真实的自责，不只是由于恐惧，而且由于病态的破坏冲动，由于自己的意志，人人中了自己形而上学的迷魂药而陷入恍惚的境界，人人有自我非难的热情，一经开头便无法遏止。”

当我想要表达一个想法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在无限制地退向最深处，媚俗和自由的声音双体环绕。那些害怕的、不敢说出口的事实是对自己的深层厌恶和嘲笑，想要表达的愿望却和自由一样构成一体，因为内心住着一个最凶狠的地下室人。

迷恋自由和热情，却冷漠而陈旧。